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九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六十九

第四集十一

新會 梁啟超

美術與生活

八月十三日在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講演

諸君！我是不懂美術的人，本來不配在此講演。但我雖然不懂美術，却十分感覺美術之必要。好在今日在座諸君和我同一樣的門外漢，諒也不少。我並不是和懂美術的人講美術。我是專要和不懂美術的人講美術。因為人類固然不能個個都做供給美術的「美術家」，然而不可不個個都做享用美術的「美術人」。

「美術人」這三個字是我杜撰的，諒來諸君聽着很不順耳。但我確信「美」是人類生活一要素——或者還是各種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內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中國向來非不講美術——而且還有很好的美術，但據多數人見解，總以為美術是一種奢侈品，從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樣看待，認為生活必需品之一，我覺得中國人生活之不能向上，大

半由此。所以今日要標「美術與生活」這題特和諸君商榷一回。

問人類生活於什麼？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生活於趣味。」這句話雖然不敢說把生活全內容包舉無遺，最少也算把生活根芽道出。人若活得無趣，恐怕不活著還好些，而且勉強活也活不下去。人怎樣會活得無趣呢？第一種，我叫他做石縫的生活：擠得緊緊的，沒有絲毫開拓餘地；又好像披枷帶鎖，永遠走不出監牢一步。第二種，我叫他做沙漠的生活：乾透了，沒有一毫潤澤，板死了，沒有一毫變化；又好像蠟人一般沒有一點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樹，庾子山說的「此樹婆娑生意盡矣。」這種生活是否還能叫做生活，實屬一個問題。所以我雖不敢說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說沒趣便不成生活。

趣味之必要既已如此，然則趣味之源泉在那裏呢？依我看有三種：

第一，對境之賞會與複現。人類任操何種卑下職業，任處何種煩勞境界，要之總有機會和自然之美相接觸——所謂水流花放，雲卷月明，美景良辰，賞心樂事。只要你在剎那間領略出來，可以把一天的疲勞忽然恢復，把多少時的煩惱丟

在九霄雲外。倘若能把這些影像印在腦裏頭，令他不時復現，每復現一回，亦可以發生與初次領略時同等或僅較差的效用。人類想在這種塵勞世界中得有趣味，這便是一條路。

第二，心態之抽出與印契。人類心理，凡遇着快樂的事，把快樂狀態歸攏一想，越想便越有味；或別人替我指點出來，我的快樂程度也增加。凡遇着苦痛的事，把苦痛傾筐倒篋吐露出來，或別人能夠看出我苦痛替我說出，我的苦痛程度翻會減少。不惟如此，看出說出別人的快樂，也增加我的快樂，替別人看出說出苦痛，也減少我的苦痛。這種道理，因為各人的心都有個微妙的所在，只要搔着癢處，便把微妙之門打開了。那種愉快，真是得未曾有，所以俗話叫做「開心」。我們要求趣味，這又是一條路。

第三，他界之冥構與驀進。對於現在環境不滿，是人類普通心理，其所以能進化者亦在此。就令沒有什麼不滿，然而在同一環境之下生活久了，自然也會生厭。不滿儘管不滿，生厭儘管生厭，然而脫離不掉他，這便是苦惱根原。然則怎麼救濟

法呢？肉體上的生活，雖然被現實的環境綑死了；精神上的生活，却常常對於環境宣告獨立。或想到將來希望如何如何，或想到別個世界例如文學家的桃源，哲學家的烏託邦，宗教學的天堂淨土如何如何，忽然間超越現實界闖入理想界去，便是那人的自由天地。我們欲求趣味，這又是一條路。

第三種趣味，無論何人都會發動的。但因各人感覺機關用得熟與不熟，以及外界幫助引起的機會有無多少，於是趣味享用之程度，生出無量差別。感覺器官敏則趣味增，感覺器官鈍則趣味減；誘發機緣多則趣味強，誘發機緣少則趣味弱。專從事誘發以刺戟各人器官不使鈍的有三種利器：一是文學，二是音樂，三是美術。

今專從美術講：美術中最主要的一派，是描寫自然之美，常常把我們所曾經賞會或像是曾經賞會的都復現出來。我們過去賞會的影子印在腦中，因時間之經過漸漸淡下去，終必有不能復現之一日，趣味也跟着消滅了。一幅名畫在此，看一回便復現一回，這畫存在，我的趣味便永遠存在，不惟如此，還有許多我們從前

不注意賞會不出的，他都寫出來指導我們賞會的路，我們多看幾次，便懂得賞會方法，往後碰着種種美境，我們也增加許多賞會資料了：這是美術給我們趣味的第一件。

美術中有刻畫心態的一派，把人的心理看穿了，喜怒哀樂都活跳在紙上，本來是日常習見的事，但因他寫的唯妙唯肖，便不知不覺間把我們的心絃撥動，我快樂時看他便增加快樂，我苦痛時看他便減少苦痛：這是美術給我們趣味的第二件。

美術中有不寫實境實態而純憑理想構造成的，有時我們想構一境，自覺模糊斷續不能構成，被他都替我表現了，而且他所構的境界種種色色有許多爲我們所萬想不到，而且他所構的境界優美高尚，能把我們卑下平凡的境界壓下去，他有魔力能引我們跟着他走，闖進他所到之地，我們看他的作品時，便和他同住一個超越的自由天地：這是美術給我們趣味的第三件。

要而論之，審美本能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會用，久而

久之麻木了一個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一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美術的功用，在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令沒趣變爲有趣。換句話說，是把那漸漸壞掉了的愛美胃口，替他復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營養，以維持增進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這種道理，便知美術這樣東西在人類文化系統上該占何等位置了。

以上是專就一般人說。若就美術家自身說，他們的趣味生活，自然更與衆不同了。他們的美感，比我們銳敏若干倍，正如牡丹亭說的『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我們領略不着的趣味，他們都能領略。領略夠了，終把些唾餘分贈我們。分贈了我們，他們自己並沒有一毫破費。正如老子說的『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假使『人生生活於趣味』這句話不錯，他們的生活真是理想生活了。

今日的中國，一方面要多出些供給美術的美術家，一方面要普及養成享用美術的美術人。這兩件事都是美術專門學校的責任；然而該怎樣的督促贊助美術專門學校叫他完成這責任，又是教育界乃至一般市民的責任。我希望海內美

術大家和我們不懂美術的門外漢各盡責任做去。

敬業與樂業

八月十四日在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講演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我所說的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游民，雖大聖人碰着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

事，一日不喫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喫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什麼爲先？萬惡什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徹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懶，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爲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爲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

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實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鶩，便是敬。業有什麼可敬呢？爲什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爲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爲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麪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爲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的，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計，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唯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庖廩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什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喫的飯。所以我做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啣着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上，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腳。若果如他們所說，英國人便是敬，

法國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實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我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歎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着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喫酒，還不是一樣的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嚔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閑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游民，終日閑遊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纔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

願意做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縐着眉頭哭喪着臉做去，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得快樂，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的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樂。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游思妄想杜絕了，省却無限閑煩惱。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最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舍。今天所講，敬業卽是責任心，樂業卽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總該如此；我盼望諸君

和我同一受用。

爲學與做人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爲蘇州學生聯合會公開講演

諸君！我在南京講學將近三個月了。這邊蘇州學界裏頭，有好幾回寫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不能分身前來。今天到這裏，能夠和全城各校諸君聚在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還要請諸君原諒：因爲我一個月以來，都帶着些病，勉強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長的講演，恐怕有負諸君期望哩。

問諸君『爲甚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爲的是求學

問。』再問：『你爲什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麼？』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

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啊！我請替你們總答一句罷：『爲的是學做人。』

你在學校裏頭學的什麼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什麼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把這些件件學得精通，

你。能。夠。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別。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爲。三。達。德。——智。仁。勇。爲。什。麼。叫。做「三達德」呢？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纔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智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憂，意育要教到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

怎麼樣纔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智識；再進一步，還要有遇事能斷的智慧。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聽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食說是蝦蟆貪嘴。那麼，一定鬧到什麼事都沒有主意，碰着一點疑難問題，就靠求神問卜看相算命去解決。真所謂「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憐的人了。學校裏小學

中學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這門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從前已經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種租稅可以生出何樣結果，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家軍事家……等等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的智識，就是這一類。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夠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纔懂這一件，那麼，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

前，便手忙腳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纔能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纔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着實磨練他，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麼，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我都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着實將養他，叫他變成清明。那麼，一件事理到跟前，我纔能很從容很瑩澈的去判斷他，自然不至於惑了。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怎麼樣纔能不憂呢？為什麼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在裏頭。『仁』到底是什麼？很難用言語說明。勉強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遍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人也。』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所以仁字從二人，鄭康成解他做『相人偶』。總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纔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